



德吉草 著

当代 DangDai
藏族作家 ZangZu ZuoJia
双语创作研究

ShuangYu Chuangzuo Yanjiu

民族出版社

德吉草 著

当代 藏族作家 双语创作研究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德吉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105 - 12741 - 2

I. ①当… II. ①德… III. ①藏族—作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3287 号

责任编辑:欧 泽

封面设计:旺秀才丹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196 千字

印 张:8.25

定 价: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741 - 2/I · 2426(藏 31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58130047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DANGDAI

ZANGZU ZUOJIA

SHUANGYU CHUANGZUO YANJIU

序 言

我也算是一个当代藏族文学的业余评论工作者吧。本科毕业时的论文就是《藏族当代文学散论》，也曾专门研究过饶阶巴桑、伊丹才让、格桑多杰、丹正贡布等藏族作家的作品。1987年出版了《佛教与藏族文学》一书，涉及藏族当代文学问题。1996年前，在写《藏族文化发展史》第四编时，曾经翻阅了当时稍有影响的作者的不少作品。后来，我还参与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藏族部分的写作。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参加了在西宁（1981）、拉萨（1982）、兰州/甘南（1983）、成都（1985）、昆明/中甸（1988）举行的五次五省区藏族文学会议，熟悉当时稍有影响的许多作家，有些是很好的朋友。值得庆幸，历史让我们这一代人伴着文学走过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段色彩斑斓的时光，一段充满幻想的时光，一段真诚、纯净的时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藏族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文学、民间文学等多个方面有良好的发展，在文学评论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

特殊的时代就有特殊时代的印迹。藏族作家走过的这段历史同样如此。虽然有“慢半拍”的现象，但整体上与当时众



多的中国作家们的心态是相近的。虽然有地区的、民族的特殊性，但“文革”的苦难让很多人的历史有了共同的现象、近似的命运。同样的缺失，同样的感动，给了他们同样的思考和同样的梦。用燃烧的热血畅想，用燃烧的激情奋斗，用燃烧的向往憧憬，用悲泪抚平旧伤，用喜泪迎接新生，用无数的相思泪凝结爱情、友情。苦难和喜悦激发了无数亲历者的才情文思，在他们谨小慎微的也是自由而坦荡的胸襟中，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形成气势雄浑的宏大磁场。于是，藏族的老作家们，也如同内地的老作家们一样拿起了久违的笔，写下了他们的诗篇。年轻一代的作家们，也加入了这一浩浩荡荡的队伍。作品在增加，队伍在壮大，文学话题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话题。作家们的名字也广为人知，成为时代的宠儿。出现了不少积淀深厚、思想深邃、民族特色浓郁、时代特色鲜明、地域特色突出、具有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的作品。在藏族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总结的出作家最多、出作品最多、出有影响的作品最多的重要时期。

“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不少的作家弃文从商，不少的作家放下了手中笔，改弦更张，干起了别的营生。随着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我自己的创作少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自然也少了。进入21世纪后，我曾零星地读过一些作品。和内地的一些文学现象一样，藏族文学也出现了由政治大事到生活琐事、从神圣到世俗、从重教育到重娱乐的嬗变。不少作品缺乏扎实厚重的生活背景，缺乏诚挚的情感力量，缺乏真正的文学感召力、震撼力；真实深刻反映藏族生活、体现藏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鸿篇巨制更是缺乏。一些作品甚至格调低下，拜金媚俗、招徕猎奇看客。

文学是人学。人，尽管有复杂的成分、复杂的身份、复杂

的生活、复杂的经历，但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具体的家庭、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国家。人有人格，家有家格，族有族格，国有国格。积极的向上的文学，永远是反映真善美，歌颂真善美，揭露假恶丑，鞭挞假恶丑的。诚如文学的功能并非单一功能，人们的需求并非单一需求，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并非单一影响一样，统一于一种风格、一种题材、一种类型是错误的。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文学既有愉悦人们心情的一面，也有陶冶情操、培育健康美好心灵，甚至引导意识形态走向的一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虽然有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但是许多时候并没有按照文学规律，发挥好评论家的应有作用和力量。

文学有两只翅膀——创作和评论。因此光有作家是不行的，也需要有评论家；没有实践不行，但光有实践没有理论总结和指导也不行。优秀的评论家往往是引导作家不断成长的引路人，也是培养读者良好欣赏习惯和提高欣赏水准的导师。而这个导师必须是正直的、有鉴别力的。看了德吉草的《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感到她所关注、所研究的问题恰恰也在这一范畴之内，我感到欣慰和由衷的高兴。从她的评论中，我看到了十分难得的，也是藏族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东西：

一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将我们的一切事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是我多年来的倡议。文学事业也是如此。没有科学的思想，就没有科学的行动；没有科学的思想，就没有科学的结论和未来。因此，首先要有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思想从哪里来？通过学习和自我的实践来构建。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研究工作实践至关重要。由于受宗教思想的长期熏陶，藏民族的思想基础、行为方式都带有宗教的印迹。出身于藏民



族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要过两关：一是由宗教到科学的转变；一是科学地评价宗教。这两者都需要有脱胎换骨的艰难的过程。老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著名藏学家东噶·洛桑赤列。1983年，我在写《吐蕃史演义》时，曾请教他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涉及的一些早期的历史风俗。他讲得很透彻。完成这部小说后，他高兴地为之作序。当时给我影响很深的一件事是，我问他在这部作品前为何引用“马恩”的语录时，他神秘地笑笑说：“你是第三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有的人认为在‘文革’中我引用这段语录是作挡箭牌，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特点，但我用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提示的道理是对的。”他说，你们是新人，不像我们这些老古董，一定要往前看，接受新的科学的思想。老脑筋没有出路，还让人笑话。实际上，这部在当时所有研究藏学的人都在读的著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时代变了，是否科学已经成为一切学科评价的基本标准，不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就会落伍。科学地评价宗教，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宗教与政治、民族、国家、群众、人类的精神需求等关系梳理清楚、区别开来，既要客观地对待其历史贡献，也要客观地分析其现实影响。假如不能在这些方面过关，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在德吉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坚持了存在决定意识、事物是发展的、事物是可认识的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始终地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自身的文学研究。同时，坚持积极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方向去进行作品的分析、欣赏和批评，不保守、不封闭、不唯心，难能可贵！因为局部的生活和工作氛围很容易使一些学者接受那些保守而封闭的思想、片面而虚无的思想、不顾实际脱离规律的思想，甚至站在科学的

对立面思考问题。

二是深厚的民族感情。有时候感情是理论研究的障碍，但更多时候感情是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因为一个不能产生情感的事业是没有生命力的。冰心曾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就是感情的力量。一名理论工作者所要做的，既要入于此，也要出于此；要有爱而不溺于爱，即既要有感情，也要有理性；感情大于理性，就会失之偏颇。我们不排除感情，但需要理性指导下的感情。德吉草在文中谈到藏族女性时，写道：“千百年的世代传承，使藏族女性的社会地位烙有历史发展的迹象。特殊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以及宗教信仰又铸造了她们不同于其他民族女性独特的群体个性意志。艰苦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她们坚韧、豪爽的性格。同男人一样纵马驰骋，逐草而牧。你很难从一位真正的草原牧女身上看到娇嗔、庸倦、造作的神态，草原在赋予男性剽悍阳刚之气的同时，也给予藏族女性健美、善良与柔情似水。”德吉草对藏族女性的了解可谓深刻，而她对藏族女性的爱，近乎于礼赞——“她们是沉默的，沉默得就像圣洁的雪山，静谧地耸立在旷野。但她们的爱是炽热而永恒的。当她默默地劳作，用纯朴的爱倾注于亲人，投涉于孩子，普及于一切有生命的生灵时，母爱的伟大足可以令我们仰视而泣”。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总结、这样的表述，除了她作为藏族女性的更为深刻的体验、她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的分析，恐怕同时也在于她对本民族深深的爱。凡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爱作为一种深刻、神秘的感情，需要体验、体味，需要不断的心灵的煎熬和向往，反复激越的、沉静的情愫的沉淀，最后，如同酒糟经过发酵、再经过酿造——有了质的飞越，成为醇香的美酒，历时弥久，其质愈纯，愈具陈香。作者没有这种体验，没有这种爱，是断难得到如此



的情怀和总结的。

文学永远属于那些有感情的人。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有些看似天然的感情也是培养的。人们爱自己的民族，为什么就像爱自己的母亲？其中有着天然的联系——母亲用乳汁养育了他们，而民族用文化、精神哺育了他们——哺育，就是培养，就是灵与肉、苦与累、喜与乐、情与爱交织运动的过程；母亲的乳汁和同样的血液在他的躯体里永存，而民族的文化、精神则在他的心灵中永存——这就是感情培育的结果。他成了母亲永远的儿子，他成了民族永远的成员，他有了永远的依恋，永远的认同，永远的感恩。母亲有了永远的牵挂，永远的关心；民族也就有了永远的追随、永远的薪火相传。感情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

三是扎实的文化功底。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熟悉自己民族的宗教，熟悉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熟悉自己民族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是进行藏族文学研究的基础。解放以后，藏族文学也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更多地出现了双语作品，即以母语和汉语创作的作品，应该看到这是一大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这种现象给评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懂得两种语言，才能研究用两种语言书写的作品，否则，就成为了“一面”，“一面”就不全面，不全面就很难把握藏族文学的整体状况。从研究者的素养看这不是小问题。一些同志对双语采取了简单机械的工具论态度，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载体和思维形式特点，以为懂得这种语言和懂得那种语言没什么两样，实际并非如此；有的人认为懂得了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懂得了这个民族的一切，实际也不是这样；也有些极端的观点给语言加上了政治属性，以为懂这种语言的人会爱国、懂那种语言的人会搞分裂，那完全是误解。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伟大，就在于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平等的社会思想，人人平等、族族平等，每个民族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因而也必须是语言平等；国家有通用语而没有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从概念上明确“官方语言”的根本要义也在于此。

一种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种思维形式，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假如你不懂，或不能精通，就永远进入不了那个领域，也永远不能深刻地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本身。翻译是必要的，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它永远代替不了原来的语言自身。双语是德吉草在这一领域不断翱翔的翅膀，扎实的文化功底，是她自如地进行论说的前提。但是，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刻把握，既不能准确地进行涉及藏族的宗教、民族、历史、艺术等的研究，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文学研究。一些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同志之所以切入不了研究对象的深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藏文化，不能将自己的具体研究放在藏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去思考、去评判。实际上，藏文化基础是研究藏学一切领域的基础。德吉草具有这样的基础，也良好地运用了这一基础。在对多杰才让诗歌的研究中她写道：

“藏民族用纯真和善良向世界敞开心胸，这个世界也因她真诚率真的天性而回报给她艺术和诗歌的无限激情，在处处洋溢着自然纯朴的美，并闪烁着自由天性的万物面前，我们的诗人应该说是富有魄力和自信的。我们的祖辈，曾经用诗歌的彩桥，将万事万物深邃的奥秘传递给每一颗求知的心，留下了浩繁卷帙，这是令人仰视的财富。我们的土地，呈现着它未曾雕饰的天然之美……”只要对藏族文学有一定涉猎，都会读到这些文字之外的东西，比如藏族丰富的物喻格言——《水树格言》、《风喻格言》、《火喻格言》等等。能让读者读到文字



之外的东西——知识、意向、奥义，需要功夫。没有广泛的涉猎，深入的思考，精心的提炼是做不到的。因此，我说的文化功底并不只是指那些用知识、理论揭示分析研究对象的能力。

四是良好的艺术修养。对于艺术而言，评论是个高难度的解剖动作。难在何处？难在既要识其宏观，又要明其微观——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道德、人性、人物命运、反映时代内涵的人文价值，也要把握作者的情绪、情感和艺术境界、心灵的脉动；既要留住正确、留住“善”，也要除去谬谈、除去“恶”——批评，尤其是严肃的批评，将有伤情面，但失去批评，就会失去文学评论应有的作用和力量。艺术需要感觉、需要灵感、需要体味。从流畅的富于情感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德吉草的评论艺术感觉好，有灵感（灵感并不是作家独有的东西，评论家也十分需要。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作家的创作和欣赏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完成的，读者的欣赏也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引导的），善于从作品中体味作者的真实的心态和艺术原初的动力。当然艺术也需要认识水准、理解水准、欣赏水准。在对拉加才让的作品的评论中，德吉草写道：“‘悟’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剖自己，重估自己的过程。这中间也必须知道自己的个性，懂得自己的胃适合容纳什么样的饭菜，只有懂得取舍，了解自己气质的作家才能形成他不同于别人的风格，单一的创作领域并不代表作者能力的大小，‘博采’的目的是为了丰润自己，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在‘博’中湮灭自己。”这些语言都要涉及具体的艺术审美及其意向，是需要较高的文学美学的修养才能完成的。可见她平时在理论修养和作品阅读方面都下了不少工夫。

德吉草从事的研究对象多是当代作家、现在仍然在从事写作的作家。这就要求她必须对不断发展的新的文学前沿问题有

所了解和把握，同时也要面对和研究作家的实际。在谈到多杰卡的创作时，她如此写道：“在经历了创作初期的幼稚般的好奇之后，他不再匆忙地捡拾一些生活零星的表象来做创作的框架，而是蓄积力量，长时间地等待有朝一日的自然流露。他的这种机智和静，正是目前藏文小说创作者最需要的‘休闲期’。学会在‘休闲’中去等待情感的触发，在触发中铸造创作的个性，在个性中完美自身的风格，我们的小说才能在第三极的天幕上闪耀独特的光晕，愿我们年轻的作家都能有这段虔诚的等待时间。”研究作品必须研究作家，深透地了解作家更有助于了解作品。创作需要储备，即作者所言之“休闲期”，一旦缺少生活和灵感，就要告诉自己“不硬写”——硬写，只能破坏艺术，这也是艺术创作所要遵循的重要规律。因为文学创作涉及的不仅仅是艺术修养问题，有些功夫在艺术修养之外，看上去可有可无，实际十分重要。

没有思想，就没有评论；没有理论，就没有解剖的锋刃。评论家首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并熟知评论对象的文化背景，才能有效地进行分析研究和欣赏。只有自己有境界，才能看到别人的境界；倘若自己无境界，就很难发现别人的境界。在德吉草的评论中，我高兴地看到，她是在尽量地用自己的知识衡量作家、评论作家；她在用自己的理论和视野去看待作品、看待作家；她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情志和观念去评判作品、引导作家。真正的有价值的评论的难点也在于此。诚如作家是想用自己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意境、观念、思想等）影响读者，评论家却在用自己的思想理论、美学观念去影响读者、引导作家、分析和要求作品。艺术有艺术的良心，评论也有评论的良心。这个良心就在于讲真话——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品，因此评论家需要有勇气直



面作品的成就和优点，也要有勇气直面作品的失败和不足。有时候批评比赞美更具体更有价值，反对比支持更具有教育意义。作者不但在分析、欣赏作家们的作品，也在分析中指出其不足，甚至给出必要的批评。

德吉草的评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情感性、文学性的语言过多，一方面它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往往使思绪游离于分析对象之外，或失去评论文章应有的简捷、明晰、准确。

丹珠昂奔

2010年10月23日

目 录

序 言	(1)
以灵歌之，以魂舞之	(1)
因为钟爱，他便歌唱	(39)
江河源头的歌	(48)
诗的回流	(57)
初放的蓓蕾	(62)
绿色的家园	(68)
根，现实的依托	(75)
路，延伸在探索者的脚下	(84)
不可抗拒的魅力	(94)
祭坛上的沉思	(104)
朝圣途中的列美平措	(113)
故土的守望者	(126)



认识阿来	(138)
文化回归与阿来现象	(150)
失落的浪漫与苏醒的庄严	(160)
多元文化主义与藏族母语文学	(166)
失落与重构	(177)
化干戈为玉帛	(184)
母语文化感召下的创作	(194)
古典名著《莲苑歌舞》对藏族当代文学的启示 ...	(203)
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藏族母语写作及解读	(212)
还史以真 寓情于文	(221)
藏族“生命”美学与诗歌创作考量	(232)
主要参考书目	(241)
后记	(245)

以灵歌之，以魂舞之

——端智嘉的文学世界

在这个由多种生命形态构筑的世界里，每一个生命的来来往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恒久，还是短暂；它的诞生、存在、亲情、爱情，甚至死亡，都是我们体验生命过程中不可复制的每一道风景线。是红尘世界里灵与肉精心镂刻的一幅幅独立的画面。在情感色彩强烈的认知下，寻找我们神性的家园，栖息我们奔波的身心，剔除我们世俗的陋见，寻找生活在我们心灵留下的一道道生命的划痕，是现代人，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作家们审美的目光投射出来的一种深切的关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有这样一位年轻的藏族学者、小说家和诗人，把他的测度和思索，化作一条条泻彩流歌的大路，让同龄人涉渡。

他写诗，纯正的母语，浓酽的藏文化气息，开启了一扇扇神性的窗棂。《新罗摩衍那》、《青春美饰》、《青春的激流》、《跳动的心》、《漫言轮王七宝》、《致白云》、《智慧勇士赞》……清澈的心灵和同样清澈的意境，让现代读者体味到古典藏诗高贵、典雅、铺锦列绣的美与韵。

他写小说，《被霜催残的花朵》、《爱的波澜》、《骨肉情》、《梦游赞普陵》、《假活佛》、《慈成嘉措》……一个个激